

昌黎方言时空变化情况及原因

王帅臣¹ 张亚娇²

(1.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唐山 063210;

2.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立足田野调查, 描写昌黎北部、南部方言老派、新派的方言音系, 并选取老派方言比较北部、南部的异同。同时采用个案分析, 分别比较北部老派、新派, 南部老派、新派的方言异同, 分析方言代际变化情况。最后分析昌黎方言地理、代际变化的原因, 即周围地理环境的影响、教育及传媒的普及、方言认知和态度、社会生活的发展。

关键词: 昌黎方言; 时空变化; 个案; 教育; 态度

一、昌黎方言北部、南部的空间差异

今昌黎境内方言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南北差异。本文选取葛条港乡方言作为北部方言代表, 同时调查昌黎镇方言作为参考补充, 同时选取马坨店乡方言作为南部方言代表。老派发音人分别为张华堂, 男, 1943年生, 葛条港乡西沙河村人, 小学文化, 务农。方向国, 男, 1944年生, 昌黎县城关前东花园人, 初中文化, 务农经商; 刘纪祥, 男, 1954年生, 马坨店乡尹坨村人, 初中文化, 务农。新派发音人分别为张亚娇, 女, 1999年生, 大学学历, 葛条港乡西沙河村人; 刘子怡, 女, 2002年生, 大学在读, 马坨店乡尹坨村人。调查时间为2020年12月3日至6日, 12月18日至22日。复核时间为2022年8月1日至2日。以下分别为昌黎北部方言老派音系、昌黎南部方言老派音系。

(一) 昌黎北部、南部老派方言音系

1. 昌黎北部老派方言音系

声母 (23个): p p^h m f, t t^h n l, ts tsh s, tʂ tʂ^h ʂ z, tɛ tɛ^h ɛ, k k^h ŋ x, ∅。

韵母 (37个):

ɿ ʅ ə a ɤ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i ia ie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aŋ uəŋ uŋ

y ye yan yən yŋ

声调 (4个)

阴平 [41]	高开天出七锡
阳平 [24]	寒神才福读白
上声 [213]	古口好窄铁百
去声 [53]	汉抗是六纳麦

2. 昌黎南部老派方言音系

声母 (23个): p p^h m f, t t^h n l, ts tsh s, tʂ tʂ^h ʂ z, tɛ tɛ^h ɛ, k k^h ŋ x, ∅。

韵母 (37个):

ə ɿ ʅ a ɤ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i ia ie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aŋ uəŋ uŋ

y ye yan yən yŋ

声调 (3个)

阴平 [44]	高开天出七锡
阳平上 [213]	寒神才福读白 古口好窄铁百
去声 [53]	汉抗是六纳麦

(二) 昌黎北部、南部老派方言地理空间的变化情况

1. 昌黎北部、南部老派方言地理空间的语音变化

(1) 北部、南部方言差别最主要的体现在声调上, 北部葛条港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 南部马坨店乡为阴平、阳平上、去声三个声调。其次阴平调值也有所不同, 北部葛条港阴平调值为[41], 南部马坨店乡阴平调值为[44]。

(2) 北部、南部方言差别还体现在z、c、s与zh、ch、sh的分合上。和普通话相比, 北部葛条港中大部分精组字读zh组声母, 如“走俊宰、莱草扫层、四拿死”声母分别为zh、ch、sh, 个别章组止摄读z组声母, 如“吹水”声母为c、s。

南部部分精组字读zh组声母, 如“村、送苏”声母分别为ch、sh, 部分庄组字读z组声母, 如“寨找榨、铲柴、劈师使山晒”声母分别为z、c、s, 部分章组字读z组声母, 如“纸芝、是肾”声母分别为z、s, 个别庄组字读zh组声母, 如“所”声母为sh。

2. 昌黎北部、南部老派方言地理空间的词汇变化

经实地调查和结合《昌黎方言志》中词汇部分, 本文选取一批能够集中体现昌黎方言特点的词语, 主要有特色词、新旧词、一义多说词。

特色词是生动反映昌黎方言鲜明特色的词语, 包括鸽得木(啄木鸟, 括号内为普通话释义, 下同)、蔫退(悄悄溜走)、枕头笼布(枕巾)、走缙(来回走或行走)。

新旧词是指随着社会发展, 一些旧的说法又产生了新的说法。包括汽车: 电车(前者为新说法, 后者为旧说法, 下同)、工资: 劳金/工钱、自行车: 洋车子/洋驴子。

一义多说词指一个事物同时存在多种说法, 是方言词汇丰富

性的主要体现。包括零吃儿(零食儿、零嘴儿、零搭嘴儿、零吃嘴儿, 括号内为其他说法, 下同)、日食(狗吃日头)、蝙蝠(檐别胡儿)。

二、昌黎方言北部、南部的代际差异

(一) 昌黎北部、南部新派方言音系

1. 昌黎北部方言新派音系

声母(23个): p p^h m f, t t^h n l, ts tsh s, tʂ tʂ^h ʂ z, tɛ tɛ^h ɛ, k k^h ŋ x, Ø。

韵母(37个):

ɿ ʅ a ɤ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i ia ie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aŋ uəŋ uŋ

y ye yan yən yŋ

声调(4个)

阴平 [44]	高开天出七锡
阳平 [243]	寒神才福读白
上声 [213]	古口好窄铁百
去声 [533]	汉抗是六纳麦

2. 昌黎南部方言新派音系

声母(23个): p p^h m f, t t^h n l, ts tsh s, tʂ tʂ^h ʂ z, tɛ tɛ^h ɛ, k k^h ŋ x, Ø。

韵母(37个):

ɿ ʅ a ɤ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i ia ie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aŋ uəŋ uŋ

y ye yan yən yŋ

声调(4个)

阴平 [41]	高开天出七锡
阳平 [243]	寒神才福读白
上声 [213]	古口好窄铁百
去声 [533]	汉抗是六纳麦

(二) 昌黎北部、南部代际变化情况

1. 昌黎北部方言的代际变化

(1) 语音的代际变化

a. 声母变化

声母 ŋ 辖字进一步减少。在老派中,“袄熬恶蛾挨饿安”仍保留 ŋ 声母,且发音特征明显。在新派中,“袄熬恶”保留 ŋ 声母,且 ŋ 的发音特征略微弱化。

zh、ch、sh 与 z、c、s 的分合变化。在老派中,精组字、章组止摄字读 zh 组声母,如精组字“灾走字草伞寺层脏宰死材菜萨”。个别章组止摄字如“吹水”声母读 c。新派的 zh 组、z 组的分合和普通话基本一致,只有个别本地高频口语词语仍保留一些

特点,如在“扫扫地”“四致”中“扫四”声母分别为 ch、sh。个别精组字如“塞”声母读 s。

b. 韵母变化

u 韵头或韵腹的增多。老派“暖端滦”“农脓浓弄”没有韵头 u 和韵腹 u, 分别读 [naŋ][nan]、[tan]、[nəŋ]。新派则基本和普通话一致,出现了 u 韵头或 u 韵腹。

个别韵母文白异读的消失。老派保留的一些文白异读现象,新派开始减少,如新派“耕墨膏”的白读已经消失。

c. 声调变化

北部老派的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41]、阳平[13]、上声[213]、去声[53],北部新派的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44]、阳平[243]、上声[213]、去声[533]。

(2) 词汇的代际变化

不说的特色词: 鸽得木、莺退、走络。

只说新词语的新旧词: 汽车: 电车、工资: 劳金/工钱、自行车: 洋车子/洋驴子

不说的新旧词语: 电道、劳金/工钱、印花、上堂、扁食、洋驴子、泥腿、标、碌碡、衣胞、乳牛、小月。

新旧词均不说: 心笨: 心鲁

新旧词均说: 芝麻酱: 香油坯

只说新词语的新旧词: 公路、工资、自行车、邮票、啄木鸟

只说部分的一义多说词: 零食儿(零嘴儿)、日食、蝙蝠

全说一义多说词: 脏(埋汰、腌臢、邋遢、沫即、郎亭)照(叫、让、依、据、搁)

(3) 语法的代际变化

《昌黎方言志》归纳昌黎语法的特点共四项,分别为:作动词和副词的“没/没有”声调不同;昌黎分别用“嚙”和“咧”表示普通话的助词“了”和语气词“了”;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儿化,相当于加“嚙”;肯定式的可能补语,用“V+补语+嚙”。

北部方言新派在四项语法项目中,第3点“动词和形容词可以儿化”,相当于加“嚙”,与老派相比略有变化,表现在动词加儿化比例大大减少,比如老派说的“走儿火咧”“磕儿俩头”等新派基本不说。

2. 昌黎南部方言的代际变化

(1) 语音的代际变化

a. 声母变化

声母 ŋ 辖字稍加减少。声母 ŋ 发音特征基本没有发货所能变化。相比老派,新派辖字略少,变化不大。在老派中,“袄熬恶蛾挨饿安”仍保留 ŋ 声母。在新派中,“袄熬恶蛾挨饿安”,只有“泓”是零声母。

zh、ch、sh 与 z、c、s 的分合变化。老派精组字有部分读 zh 组声母,部分庄章组读 z 组声母。南部新派 z、c、s 与 zh、ch、sh

的分合和普通话基本一致。

b. 韵母变化

韵母变化 u 韵头或韵腹的增多。老派“端漆”“衣浓浓弄”没有韵头 u，韵腹 u，分别读 [nan]、[tan]、[nəŋ]。新派则基本和普通话一致，出现了 u 韵头或韵腹。

个别韵母文白异读的消失。一些文白异读现象在老派中仍有保留，新派则开始减少，如“墨膏”白读已经消失。

c. 声调变化

南部老派的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 [44]、阳平上 [213]、去声 [53]，北部新派的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 [41]、阳平 [243]、上声 [213]、去声 [533]。

(2) 词汇的代际变化

依照前面的做法，南部代际的词汇变化如下：

不说的特色词：懒得木、生古、走络。

只说新词语的新旧词：汽车：电车、工资：劳金/工钱、自行车：洋车子/洋驴子

新旧词均不说：心笨：心鲁

新旧词均说：芝麻酱：香油坯

只说部分的一义多说词：零吃儿（零食/儿、零嘴儿、零搭嘴儿）、蝙蝠从（搁）、照（叫、让、依、搁）

全说一义多说词：脏（埋汰、腌臢、邋遢、沫即、郎亨）、日食（狗吃日头）

(3) 语法的代际变化

在上文提及的四项语法项目中，方言新派除了动词加儿化比例大大减少之外，还出现用“喽”对应普通话的助词“了”的情况，如说“吃喽饭咧”，而不说“吃啲饭咧”。

三、方言差异及发展的原因

(一) 周围地理环境的影响

昌黎南部老派本来是三调方言，这和其地理位置有关，因为更靠南的刘台庄、大葛庄也是三调方言，昌黎县周边的滦州、滦南均是三调方言，只不过是阴阳平、上声、去声。但是彼此方言间在地理上和亲缘上的密切关系，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加之城关方言影响范围有限，就形成了北部、南部老派的差异。

(二) 教育及传媒的普及

教育对方言的影响体现在改变了方言学习的以往单纯的自然习得环境。在这过程中，汉字使得方言学习从口耳相传到理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新派发音对方言词汇不同说法进行解释时，多提及开始是和父母学的，后来上学了才知道是怎么写，就不读方音。南部新派发音人声调是四调，是受教育直接影响的结果。北部、南部发音人在读“麦芒”的“芒”时，都读作“mang”，这是受普通话教育的影响，而方言中的“uang”则完全不知道。

(三) 方言认知和态度

方言区对方言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决定方言的使用和传承情况。对 30 名昌黎 18—24 岁的青年人进行方言态度调查，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男生 14 人，女生 16 人，分布在昌黎镇、朱各庄镇、安山镇、龙家店镇、大蒲河镇、小蒲河镇、泥井镇、新集镇、葛条港乡 10 个乡镇，其中 27 人均能说当地话和普通话，3 人只说不说方言，有 1 人掌握普通话不太熟练，有 2 人掌握方言不太熟练。

从以上调查看出，年轻人不论从实际情况还是未来构想方面，都认可方言和普通话并行，形成高低语域的分层使用。年轻人学习普通话的途径以学校教育和电视传媒为主。年轻人同时使用方言和普通话，普通话会对方言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使方言的一些特色消失，向普通话靠拢。

(四) 社会生活的发展

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消亡，都会带来语言的变化，这在词汇方面表现最为明显。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聚落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往人们熟悉的事物已经消失或不再熟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新说法大量产生，成为交际的重要手段。

四、小结

昌黎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消失了一些特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色仍在。依照《昌黎方言志》概括的昌黎南区（今昌黎）与北区（今卢龙、抚宁）的差别，我们可以归纳出今昌黎方言的七项标准，分别为（1）ŋ 声母；（2）有 ts、tsh、s 和 tɕ、tɕh、ɕ 的区别；（3）有卷舌音；（4）“头上、黄瓜”中的“头、黄”字和单说的“头、黄”字不同调；（5）分阴去、阳去，在连读变调中“倒上≠道上”，也即“倒、道”不同音；（6）“没”作副词和动词不同调；（7）个别字音和词汇的特点。“扬场、扬麦”的“扬”读 i a ŋ、“腌菜、腌肉”的“腌”读 zan、“棉花”叫 ni a u（阳平）、“今天”第一个字声母为 tɕ、tɕ，靠近乐亭读 k，“啄木鸟”为“鹄 X 木”（X 为得、头）。以此为判断，昌黎方言的老派和新派都仍具有其本质的特色。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昌黎方言和普通话正处于多语分用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曹梦雪. 河北昌黎城关方言非叠字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 [J]. 方言, 2020, 42 (04): 401-410.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昌黎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课题编号：SD201094）。

作者简介：

王帅臣（1982-），男，河北唐山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张亚娇（1991-），女，河北昌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